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五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心之善

湯誥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皇大也上帝即天也降若有恒性若順也克綏厥猷惟后克能也綏安下也恒常也厥其也猷

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葢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爲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清濁純駁

隨其所禀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强教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君之一言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為安成

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彛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

嗚呼聖哉

詩烝民尹吉甫作此美周宣王曰天生烝民烝衆也有物有則則法也民之秉彛秉執也彛常也好是懿德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然理未嘗

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蓋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凖繩衡為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

是則者天實爲之人但循其則耳如視本明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而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事之則爾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彞而言秉何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惟其有此故於美徳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徳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不忠

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卽成湯之所謂衷葢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顥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葢陰陽二

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雖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孔子所作）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始也）亨者嘉之會也（亨通也嘉美也）利者義之和也（利宜也）貞者事之幹也（貞正固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在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天德之自然也又曰以仁為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

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乾四德元最重貞次之非元無以生非貞無以終非終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

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

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
葢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
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
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則
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
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
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
利貞是收斂故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

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徳吾亦有此徳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

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

卽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固所以爲智

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於外而智藏於中也

人之與天其果

二乎哉而况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

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

所者利也心旣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

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

則不能行夫惟自强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

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

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天而人得之以爲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各有攸本

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熹乃益之以健順何邪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則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則爲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故周敦頤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

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莫不統於其間葢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親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遜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别亦道也葢所

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禀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缺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

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葢有以辨其親踈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爲教明矣然亦未始外乎人之得乎天者强爲之也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卽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卽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

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為教者孰眞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為世子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成覸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顔淵孔子弟子名回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說命之辭瞑眩猶昏憒也以毒藥攻疾故昏憒而後愈瘳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禀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别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以明古

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也又曰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成覸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說也又曰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意其所以廣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卽理也乃自昔

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熹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

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内結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非知其惡而以爲非）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

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克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眞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眞實無妄故信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蓋仁是温和慈愛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撙節之理

智則分别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理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所謂情也四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内則

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於内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葢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生生之意實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

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徳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

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葢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来今生意流行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

大運以此仁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故
指發見之真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有所知而
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皆有惻怛傷痛之
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
干譽又非以避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
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賦形為人孰無
此心苟無此心則無人矣然則所謂無者豈其固
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子始言惻隱之

心至此乃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葢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爲禍害之深也然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推廣其端則何以充滿其量必也因其發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

煌煌始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克滿其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矣苟惟不然天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息而方達者隨堙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克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克則不足以事父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丕冒海隅而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以悅其親之心或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殺其子同

此四端也克與不克而已耳此章之要在於識本心之正加推廣之功至於保四海則自然之效驗也四端之論雖首唱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熹而大明聖明優游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名不害孟子弟子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杞柳二木名桮棬飲器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戕伐也賊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

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猶率獸也

臣按告子之説葢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强爲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吁何其昧于理之甚耶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爲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爲桮棬必斬伐之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

謂仁及其長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强矯拂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憚而不肯爲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辨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顙顙額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

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旣爲孟子所闢則又小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爲惡至是又謂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而借水以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爲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爲物欲所誘利害

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爲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孟子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武謂周之文王武王幽厲興則民好暴幽厲謂周之幽王厲王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象舜之弟堯之臣也以瞽瞍為父而有舜瞽瞍舜之父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微子比干皆紂叔父又為之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爾矣故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筭數也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夷與彝通用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又以為有物

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爲非而設二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辨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葢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兆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爲惻隱爲羞惡爲

恭敬爲是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葢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爲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今乃至於爲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

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不可爲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君之弟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

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勝堪也匹鴨也鴨之雛也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一百二十斤為鈞百鈞一萬二千斤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

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曹交是時亦任鄒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臣按人皆可以爲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歉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爲堯舜獨患其不爲耳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

亦烏獲也茍能為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强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為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天實為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禮之當然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至易也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為故陷於不弟之罪以是而思則凡理之當為者無不可為其善不善之分獨在於為不為耳世之言堯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

孟子直以一言斷之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幼而愛親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爲堯舜者能盡此性而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之以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爲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爲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眞隨處發露師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性爲不

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義然則仁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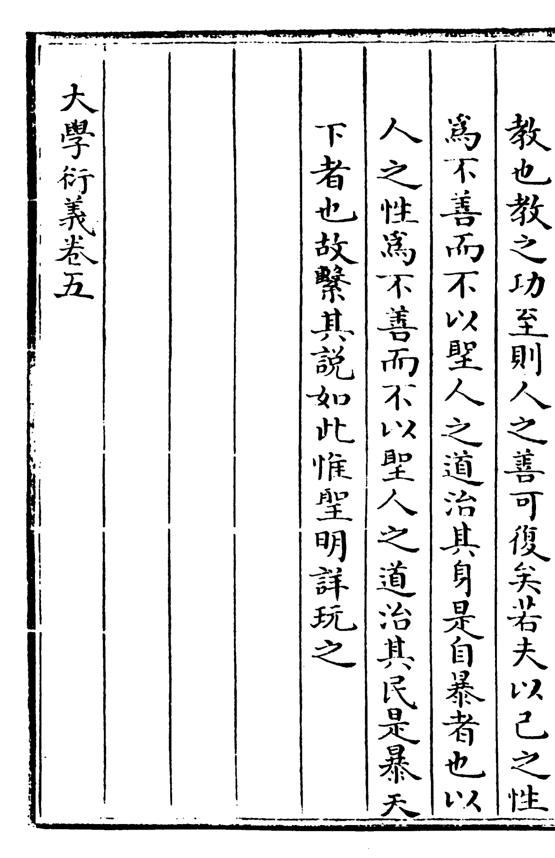
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葢屢言之其爲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

或謂以此爲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爲葢不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爲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爲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爲堯舜之

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放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則爲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卿弟子剗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然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爲善者無幾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

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焉然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此治人之



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可復矣若夫以己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故繫其説如此惟聖明詳玩之

大學衍義卷五

大學衍義卷六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兼言五者大倫）

大學（禮記篇名）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内必有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

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為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為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為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為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為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為敬

以從令為孝以長惡為慈以小諒為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之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也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物猶事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出令為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必行否則

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未見其能令也臣之事君以恭為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否則外有事君之禮内有嫚上之心未見其能恭也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又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不然則義揜於恩其失為徒愛弟能敬兄矣必又有和順之美使情意相親而無間不然則禮勝則離其失為徒敬夫之於婦貴乎和協苟不知義則溺愛而

失其剛非夫道也婦之於夫貴乎柔巽苟不由正則狃說而流於淫非妻道也君臣而下皆以二德相濟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葢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而無取於剛勁故與前四者不得不異也禮之善物謂八者之禮於事為善也不然則得其偏而無相濟之美其得為善乎晏子之言上下均所當知故録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聖人謂舜契臣名司徒掌教之官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者之大倫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

秉彛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强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

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
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
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
也葢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
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也故三綱正則
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
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雖事事而理之猶整

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爲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爲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爲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爲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爲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爲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繇古洎今未有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通言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之爲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

下之人無不皆愛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

（謂水旱饑饉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懽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人民之懽心人心懽悅則親心亦為之懽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灾禍之興蓋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

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人君葢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眞百世之蓍龜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察著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亦明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他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先可謂

全矣故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嫚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即是

而觀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下之道其玅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明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鑒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揜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葢孝弟一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

此葢推言孝弟之極功爲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易蠱（卦名）初六（初爻陰畫）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蟲之食皿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也）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無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昔唐之玄宗憲

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為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異其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為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蠱則子之罪也從容以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

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子曰無違樊遲御遲孔子弟子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為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

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爲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出告而反面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謹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此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然禮之所得爲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爲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

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爲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爲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哉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媿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

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儆之矣為人主者儻能體孔子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爲孝者子游聖門高弟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爲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記禮亦曰養可能也敬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謂父兄先已而生也曾是以爲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顔色爲難至於服勞能養

特其末耳葢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爲人子者所
當潛覸默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
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
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
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
謹乎如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爲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

也葢孝子之心惟恐纎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
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
者如此非可以偽為也嚴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
施之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先儒張載作西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卽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

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盖孝之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概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覆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而已安能爲孝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喻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熟字父母

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

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

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

先儒胡安國以爲夫子之所愼者三疾居其一季

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

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

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謹矣此簒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可不以許止爲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爲容儀）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

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爲略備居喪者當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絶期故曰達乎大夫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為文公然友其傅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

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也疏麄也麄布也飦糜也喪禮二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自天

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此文公謂也）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宰六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國事）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

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作中庸亦謂自朞而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

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葢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德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爲中制使不可過焉爾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

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意變古始爲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蓋爲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而尼於羣臣之邪説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孝文偏安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若乎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為父在得觀其志而奉承之父没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輕於茹哀銜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為而發為人子者處此隨

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於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臣故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慎終追逺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逺者祭盡其

誠上之所爲既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僾者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凛然祇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僾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

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

況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踈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

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然洞洞空無他念也屬屬者如弗勝如將失之相續連也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焉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盡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為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為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祏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

臨淵履冰之言記禮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以其

時則是無復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孝者耶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況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疎忌同姓七公子矺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爲一木一獸不旣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二

乾隆御覽之寶

大學衍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婁業櫂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卷七

宋 眞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帝王事親之孝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在下謂卑賤也虞氏舜名父頑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瞽瞍後妻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傲象舜後母弟名

傲慢不友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乂治也姦姦惡也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爲譬其意以爲飢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於歷山山名舜微時所耕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旻閔也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祗載見瞽瞍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慄齊莊敬也慄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栗之貌瞽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於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爲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

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底致也豫順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况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爲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

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恝無愁之

貌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畆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

好色則慕少艾少艾美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心熱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葢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已之大罪而不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

毁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盖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歷三代為諸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植也培養也）傾者

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雷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

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絕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太王王季之父王季文王之父）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冑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謂老武王有天下時已老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先公后稷公劉之屬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之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刀天球之屬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薦其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爲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周自太王實始翦

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

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

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内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中（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説冠帶而養（説與脱同）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眞萬世帝王之

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爲世子之記漢文帝之爲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葢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盛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母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帝父也王侯卿

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令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力勤也今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嘗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

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淩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恥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哆（音侈又昌者反）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突厥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恥僅足以贖前過而已況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為多功烈雖盛踰終

不能以掩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顔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

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等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媚以逢迎之其得為名臣乎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眞誠至今讀者猶為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

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監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内侍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

人交通陳元禮（上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久事上皇）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垣墉淺露非至親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

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内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陳元禮等及舊宫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元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

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

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内是日

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

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

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内明年改元寶應建

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

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歡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内侍握兵妄為讒間而廹遷之謀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刼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芘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宫本以孝名倘能勵乾純之德絶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而

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克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為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内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已將士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於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徊徨顧慮欲為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

能力却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三

大學衍義卷七